

编者按

2014—2015《小说选刊》双年奖，7月12日下午在北京故宫西华书坊举行颁奖典礼。本届双年奖评委会主任由文化部原部长、著名作家王蒙担任，《小说选刊》主编其格担任评委会副主任。在获奖作品名单中，我市作家谢志强创作的、原刊发于《百花园》的微小说《舅舅的鼓》，榜上有名。

谢志强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浙江省作协全委会委员、特约研究员。曾在新疆生活20余年。迄今已发表小小说近2000篇，出版专著23部，其中文学评论3部，长篇小说《塔克拉玛干少年》。90余次获国家、省、市以上文学奖，包括中国小小说金麻雀奖、中国微型小说年度奖、中国小说学会年度排行榜、冰心儿童图书奖及新世纪风云人物榜金牌作家等。500余篇入选各类选刊、选本，40余篇被十余个国家译介，并列入大学、中学、小学教材。

谢志强

我刚进村子，就碰上了舅舅。难道他知道我要回来？我可是没对别人提起过回村的事儿呀。舅舅一副蔫不拉叽的样子，像一株正在枯萎的老树。我说：舅，你还好吗？

舅舅抚胸口，说：心不行了，不知道它什么时候停止跳动。

我说：舅舅，你不是好好的吗？

舅舅仿佛抓住个救生圈，把我又薄又嫩的左手握在他又厚又大的右手里。那一年，奇冷，他抱着我，还用棉大衣裹住我，我想舅妈缝制棉大衣时也没把我考虑进去了。我的手在他的手里跳动。

我不能生硬地抽出我的手，任凭他紧紧地握着，握出了湿汗。看样子，他没打算往家走。我乖乖地随他走出了村庄。我想，一定是发生了什么事儿。

村庄里的姑娘、小伙，都先后进了艾城。剩下我的父辈，放任着衰老。按舅舅的话说：本来，还有你们这样的年轻人拽着，我们就老得慢。

绕过一棵树时，我紧走几步，因为路只容一个人过，我趁机抽出我的手。我已不习惯被那么握着。不过，我立刻感到了一

种节奏的消失，像鼓点突然停止——舅舅的鼓点。

舅舅走在我的前边。小路两边的草像无数双小手，在阻挡我前行的腿。

我拉住舅舅的手腕，我想重新体验鼓点的节奏。我说：舅，当我的心还能不能跳动。顿时，我想到，舅舅舅妈婚后，一直没生小孩，每次回村，舅舅总是拿着鼓，像早已准备好欢迎我那样，他一敲，小孩就从房子里小巷里冒出来。那时，要找舅舅，只要听鼓声，鼓声在那里，舅舅就在那里。我说：那个鼓呢？

他说：你舅妈把鼓面割破了。

我说：为什么？

他说：你舅妈说……鼓能当饭吃？越敲越穷……鼓槌丢进了灶……你舅妈心烦。

舅妈一直以为是鼓占据了本该是孩子的家——鼓克孩。我说：舅妈当年看中你，不就是冲着你击鼓

舅舅的鼓

击得漂亮吗？

他说：可能……你舅妈说得有道理。一个男人，不管地里山里的的事儿，鼓声不能鼓舞庄稼生长……有时候，我悄悄敲盆子拍凳子，但不能叫你舅妈发现。我真的很没出息吧？

我说：舅，我是听你的鼓声长大的呢。

他说：可是，我老了，你们那些年轻人一走，我老得快起来；我想，敲敲鼓，那样就不会老得那么快。可你舅妈听了好心烦。

我说：鼓呢？

舅舅拉住我的手，似乎生怕我离开他。树呀草呀逐渐茂密起来。我的手在他的手里，合着他的脉搏，“咚咚”跳动。好像舅舅正敲着一面鼓。

他说：散伙了！我们几个老头，总不能凑给自己听吧？没了我的鼓，他们的锣呀，二胡呀，都不出现了，等着老到吧。你都长这么大了，我还能不老？

我说：舅，要不，你住到我那儿去，艾城广场也有自发的乐队。



他说：我在山窝窝里待惯了，没有鼓，我拿什么去凑热闹？

我说：舅，你的心里那面鼓还是很有劲、很响亮呢。

他说：你能听见？我反过手来握住你的手，说：你的手透露了秘密。

舅舅停住脚。眼前一片坟墓。不是清明，外公外婆的双穴坟前有烧过的冥纸，还没被风吹乱。旁边，有一个新坟，很小的一个土包，没有墓碑。

我说：这是谁家的小孩死了？

舅舅说：我的鼓。

鼓坟前有一株大拇指粗的幼树，几片叶子，绿亮绿亮，像小手在鼓掌。

舅舅说：当年，你外公就靠着一面鼓，讨个生活，落户在这个村庄；现在，这面鼓，死了。它比你外公的年龄还大，可它还是个长不大的小孩。

我想说不要怪舅妈，不过，我默默立在鼓坟前，什么也没说。

舅舅对着鼓坟，拍拍自己的胸口，像敲鼓那样。他说：我没能护住你，让你死在我前头。他又对相邻的外公的坟头，说：爹，儿不孝，没能保住你留给我的鼓，那声音，人家都不爱听了，嫌它太吵，小孩能不吵吗？我小时候够吵的了，你没嫌过我。

我提醒舅舅，该回家了。太阳即将落山。四下里又凉又暗。

鼓的意象：心跳与鼓点

——获奖感言

谢志强

我写小说，也写评论，主要出发点是认为作家应当有一套自己对于小说的思考。受聘浙江省作家协会的特约研究员，我每年都会提交一份小小说的述评报告。微小说、小小说，是一种文体的两种不同称呼，但微小说会使我想到跟手机、网络相关的微信、微博，甚至还联想到当今医学中的微创。小小说在小说前缀个“小”，是一种强调，小小说要从“小”处着眼，它跟长、中

篇小说对待和处理“小”细节的方法各异。微小说或小小说，某种意义上说，跟诗歌的距离非常接近，尤其跟叙事诗更为亲近。它有自己独特的处理细节的方式。

近十年来，我持续不断地创作艾城系列。这个系列比较贴近当下，《舅舅的鼓》就是其中一篇。“空村”现象，我也写过几十篇，它是城镇化进程中一种必须正视的存在。隔了几年的时间，我以评论者的角色看我的那个作品，就生出很多想法。若当初创作时带进许多想法，就如同母鸡研究怎么生一个

所谓伟大的鸡蛋，那么，母鸡恐怕就生不好、生不出蛋了。我写微小说，会把观念之类的衣服脱去，然后裸身进场。我只是记着紧紧地追随鼓这个意象——这个细节的物件，鼓点和心跳，现实和传流，所有的元素都由单纯的鼓的意象有机地联动。鼓和舅是平等的主角。我想，有评论者读出所谓的象征、所谓的寓意、所谓的文化，也是有含量的细节在起作用吧？至今，有时夜深，我听着自己的心跳，仿佛那面鼓仍在坟里奏响着鼓点。

《舅舅的鼓》
授奖词

这是一个隐喻乡村灭亡的故事，虽然只是在叙述舅舅与鼓的终生亲密关系，但鼓已不合时宜必定被“埋葬”。鼓的生命的终结，实际上宣布了乡村旧有生活方式的衰亡。作品有对千百年乡村社会生活的留恋和不舍，更多的是“最末一代”深不可测的惶恐和哀愁。年轻人“我”是离开农村进入城市的一代，更多的是旁观了一个广泛的农村社会的垮塌。鼓，是一种象征，是一种必定灭亡的符号。作品立意深远，耐人寻味。

——《小说选刊》双年奖评委会

立意高远 耐人寻味

——读《舅舅的鼓》

赵淑萍

舅舅埋葬了那面鼓，他埋葬的，也许是他个人的精神图腾，也许是美好的青春记忆，也许就是乡村旧有的生活方式和他那个时代的文化生态。

谢志强曾经说“小小说是大的物件的秘密镜子”“小小说关注的是露出水面的冰山一角”。《舅舅的鼓》以一个小村、小人物、小物件的命运折射出农村城镇化进程中的人事变迁和情感沧桑。

小说中，年轻时舅妈爱上舅舅，是因为他击鼓击得漂亮。可是，舅舅对“鼓”的执着和投入后来成为婚姻中不和谐的音符。生活最终落到柴米油盐上，舅妈认为鼓不能当饭吃，鼓声不能“鼓舞庄稼生长”。甚至鼓“占据”了原本是家中孩子的位。而当年听鼓的孩子一个个去了艾城，鼓没有了倾听者。精神世界的东西，其实是“无用之用”。一旦失去了鼓，舅舅蔫不拉叽，像一棵枯萎的老树。但当他步行

在通向那面鼓的坟头的路上时，明显，他的脉搏让“我”感到依然年轻，清晰有力。这是一个人跟鼓的故事，是一个失去了精神支撑的寂寞老人的故事。其实，在进入老龄社会的当下，那种深深的寂寞和忧伤，亦是不少农村老人尤其是空巢老人所面临的困境。

作者的心中，“鼓”和舅舅是两个主角，密不可分。而不少读者引起共鸣的恐怕是文中的“我”。在农村城镇化的进程中，农村和城市之间，城市和城市之间，多少人像鸟儿一样离开故土，和当地的社会文化融合，内心却常回到家园。当我们渴望重筑家园时，却发现，我们回不去了。村子成为空城，原先的事物在消解乃至消亡，就像那曾给简单生活带来无比欢乐的“鼓声”。当“我”的手被舅舅握在手里时，我不习惯。但是一旦脱离了，“我”却感到了节奏的消失，鼓声的停止，怅然若失。舅舅的鼓，象征着我们的村庄和我们曾经的文化。那面鼓，引出了我们心中隐秘的乡愁和无奈。

一篇好的小说就在于它给人留

下几多想象的空间和值得咀嚼的东西。也许，作者起初并没有明确的意图，他只是跟着感觉走，跟着他笔下的人物走。他贴着人物写，根本没有想说教什么。但是，读者会发掘其中的意蕴。当我看到《小说选刊》的颁奖词以及作者的获奖感言时，不禁笑了——颁奖者和获奖者背靠背，或者说评论家和作家背靠背。作家在强调自己的感性，而评论家却条分缕析，得出了隐喻和象征。

谢志强浸淫于西方文学很深。先前小说中有不少欧化的句子，有些甚至屈辱聒耳。但是，不排除他叙述的简洁和语言的生动性。他的长篇近作《塔克拉玛干少年》中的语言，就充满了魅力。拿这篇微小说来说，语言通俗明白几近口语，但符合舅舅的农民身份。其中，不乏一些形象的比喻和独特的表达。“鼓坟前有一株大拇指粗的幼树，几片叶子，绿亮绿亮，像小手在鼓掌。”“他一敲，小孩就从房子里小巷里冒出来。那时，要找舅舅，只要听鼓声，鼓声在哪里，舅舅就在哪里。”“太阳即将落山。四下

里又凉又暗。”

谢志强创作小小说几十年，他的创作是多元的，题材和手法没有固定模式：民间故事，沙漠传说，当代生活，西方文学中的魔幻和变形，东方思维的智慧禅意……他一直有停止探索。多年来佳作迭出。就拿他在全中国获奖或入选高中阅读题的作品来说吧，《外婆点亮煤油灯》是怀人之作，写得感伤而悠长；《一片白云》写出生存的艰辛和人与自然在不断的抗争中达到的和谐、粗砺而不乏温情；《巴哈尔》《半支蜡烛》等说明人与人之间的善行、互相信任就是严冬里的春天，有时候，半支蜡烛也能营造出一片光明；《黄羊泉》《会唱歌的果实》等表达对大自然深切的热爱，飞禽走兽、一草一木皆有情，人与动植物应该是永远的朋友；《桃花》写得诗意向舅舅，对美好的青春充满缤纷的思绪。而《舅舅的鼓》不以跌宕起伏的情节取胜，而是以情感的起伏传承和情节不着痕迹的展开显示出小说的可读性。以细节和意象取胜，立意高远，耐人寻味。

没有满师的
曹箍桶

干亚群

曹箍桶没有给出嫁的姑娘箍过一只桶，村里人还是很慷慨地叫他曹箍桶。谁家都有七桶八桶，如粪桶、洗脚桶。七桶八桶肯定有七痛八痛的事，曹箍桶便是给桶看七痛八痛的人。村人把散了、豁了的桶拿到曹箍桶那儿，过几天便能取回来一只正常的桶。有人说，这桶经过曹箍桶的手变得很听话。曹箍桶用铁或竹把桶的嘴巴拴牢了。对此，曹箍桶很满意。用他的话说，人活着要有成绩。他的成绩便是在村里混出了一个“曹箍桶”的称呼。

曹箍桶早年正儿八经学过木匠，可学了三年，打出来的还是瘸腿柜子。他的姨父傅委婉地告诉他父亲，这孩子还是去学箍桶，说不定有出息。他父亲一听，知道自己孩子不是学木匠的料，再学三年可能还是目前这个状况，于是让他学箍桶。曹箍桶自己也喜欢这安排，觉得解放了。

曹箍桶的母亲在村里有个绰号——封建曹。她在家里有许多规矩，男的不准碰女人的裤子，女人不能摸男人的头。在她眼里女人是天生低贱的人，而男人命中高贵。当初曹箍桶去学手艺，她是一百个同意，曹箍桶学了一年半后，她无论如何也要曹箍桶回家来。原来，曹箍桶的母亲听说箍桶满师的标准是必须学会打制马桶。结果经他娘一闹，曹箍桶只好放弃，背着一些家伙回村来。

尽管曹箍桶没有满师，但他学过箍桶，所以桶的事还是归他管，但除了马桶。

曹箍桶的家里很乱，工具推了一地，还乱了墙壁，上面挂满了铁丝圈、铜圈、篾圈。即使没有活，曹箍桶也把工具散落一地，在刨、凿、钻、墨头中间曲折前行。曹箍桶习惯在工具中七拐八弯，到了外面，走路的姿势改不过来，歪歪扭扭的，似乎担心踩着地上的蚂蚁。

村人见了，难免取笑他，马桶不会箍，走路倒像个娘们。曹箍桶一本正经地说，直木匠，弯箍桶，你们懂不懂？村人嘻嘻哈哈，怂恿曹箍桶唱一唱《九斤姑娘》。曹箍桶能把里面的七桶八桶唱得韵味十足，什么有盖无底桶、有底无盖桶、日落黄昏桶，他一口气唱下来，一点都不会七拐八弯。别人问他，曹箍桶你会箍几样？曹箍桶得意地说，除了半夜要娶桶，我都会箍。曹箍桶说这话时脸一点都不红。

曹箍桶无事时，经常在做一项活：劈篾。一根竹子经曹箍桶的手，最后成了一条条柔软如绸带的篾。曹箍桶把竹篾盘成一个个竹圈，挂在墙壁上，像一个个句号。曹箍桶说，这不是竹圈，是箬（注：用蔑或金属等围束器物，宁波人俗称“打箬”）。曹箍桶又说，桶没了箬，这板全散；人没有了箬，做事全乱。人们问他，人的箬在哪里？他指指脑袋，说，是头箬。这下，我们全懂了。

有人去找他箍桶，他先问你最近做过梦没有。别人老老实实地说，做了，但忘记了。曹箍桶觉得很遗憾，但不死心，继续对你的梦进行启蒙。问你梦到了水，还是山，再问你梦到动物还是人。假如遇见一个对梦也有兴趣的人，曹箍桶会异常兴奋，两人切磋，如琢如磨，连桶都忘记箍了。

曹箍桶有一本书，薄薄的，一手掌大。封面是套红的，上面有一个飘着几缕长须的人，而眼睛画得极其年轻。曹箍桶说，这是周公。我们不知道周公是谁，木乎乎地问他，周公是不是周公？周公为什么称周公？曹箍桶很痛心，连连叹息，没文化，没文化啊。头扬着，扬着，直到我们看不见他脸上痛心疾首的表情。

曹箍桶喜欢去村口的石桥闲坐，那是村里男人的集散地。吃了晚饭，大家不约而同去石桥坐一会儿，说“摊头”（闲话）。别人天南地北，没有正经的主题，一会儿说天气收成，一会儿说雌雄搭配。曹箍桶从不参与这样的话题。别人说“摊头”聊“码头”，甚至打“拳头”，他只是静静地坐在石柱上，手上的纸烟或明或暗。当别人聊着聊着，气氛淡了下去时，他开始向别人讨梦。别人随便一个梦给他，他会觉得很开心，专心致志地解梦，预测别人的明天，或后天。这时，桥头的氛围又会活跃起来。

他喜欢跟年轻人说梦。可年轻人不太愿意跟他说自己做过梦。年轻人觉得做梦是因为日有所思。而曹箍桶从来不一样。他很想跟年轻人讨论梦，说说梦里的梦，聊聊梦见的物。只是，年轻人十个梦有八个是假的，谁也不会把梦见村里哪个姑娘的事告诉他。余下两个是真的，梦自己会飞，会翻。曹箍桶捧着《周公解梦》，小心而虔诚地翻开，指点某处，说，这是年轻人在长身体，这个梦好。

有人看到晚上曹箍桶老是一个人在村庄里闲走，踱着步子从村东走到村西。黑黑的影子有时跟着他，有时拖着，一会儿站到别人的墙前，一会儿掉在别人的菜园子里。白天有人跟曹箍桶开玩笑，昨晚在找什么？曹箍桶一本正经地说，他在嗅梦。此话一出，大家哈哈大笑起来。谁也没有把曹箍桶的话当真。

曹箍桶继续他的一本正经，在夜里一个人独来独往，等村庄里的灯都熄了，他才慢慢踱回家。曹箍桶说，一个人做了好梦，有一股甜味。如果嗅到涩味，一定是有人做噩梦了。做了噩梦，有个破解方法，早晨起来，直奔奔到镜子前，照三下。又补充说，照过镜子再去开碗橱，开合三下。有人对此表示异议。曹箍桶说，书上就这么说的。你们难道不相信科学？曹箍桶认为凡是印在书上的都是科学的。

曹箍桶为村庄收集了许多梦。白天无事时，他躺在藤椅上，眯着眼睛，一下，一下，用脚摇晃着藤椅。曹箍桶的脸上惬意无比，横的纵的皱纹里闪烁着金黄色的光芒。他陶醉在梦里，陶醉在别人的梦里。曹箍桶收集的梦里有一部分是梦见了死去的人。曹箍桶说，那些死去的人还在老，而村庄却在年轻。因为梦，让我们居住的村庄变得有分量，梦给我们接续了一部分生活。

别人早已忘记了自己做过哪个梦，而曹箍桶像守候某种约定一样，替村人珍藏着一个一个的梦。有年老的，也有年幼的。哪一天有个小伙子离村去创业，他必定会前去送一个梦，而那个梦恰恰是小伙子曾经告诉过他的，假如小伙子没有欺骗他的话。如果有老人走了，曹箍桶也会去送一送，给老人讲一个小梦。这个梦自然是老人在世时做过的。有人怀疑曹箍桶的脑子，以为他的头箬出了问题。但曹箍桶一点都没有表现出异常，眼睛是清澈的，手脚是敏捷的，说话的声音是响亮的。只是，他的生意每况愈下。村里人使用上了塑料桶，轻便。他墙壁上挂着的箬渐渐蒙上了尘埃。

梦是村庄的箬。如果梦没了，村庄会趁人睡熟时飘走。曹箍桶这样说。所以，由曹箍桶收藏我们的梦，大家都觉得放心。